

忆田家炳先生

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陈永兵

7月10日上午，我深深敬爱的田家炳老先生遽然离去了。前几天，我和田家炳基金会戴大为总干事相晤，一再问起老先生身体状况并托戴先生向田老转致问候，谁料老先生就这样匆匆而去了呢？痛哉！惜哉！

稍稍平息沉痛的心情，田老的点点滴滴又渐次浮现在眼前。2005年，田老应邀来我校出席图书办公大楼落成庆典。蒙蒙细雨中，时年86岁的田老一不撑伞，二不坐车，三不要搀扶，沿着一百五十多米的干道款款步入校园，一路频频向欢迎的师生微笑致意，全然不顾细雨打湿了衣裳。“田爷爷好！”“欢迎田爷爷！”孩子们热切地回应着田老的招呼。在庆典致辞中，田老没有提及给予我校的无私捐助，反而一再表达歉意，他总觉所做甚少，不应该受到这样的礼遇。从进校到离校，只有短短一个小时，因为他觉得“我在这里时间长了，会给学校添麻烦”。如今，再度回想起田老当时的音容笑貌，再度凝视田老手书的“中国的希望在教育”条幅，后辈如我，仍觉得困惑：田老，到底是怎样一个人？

和田老十多年的交往中，我一直试图寻找答案。因公出访香港或者参加基金会组织的学习活动，只要时间允许，我都要去看望田老。2015年，本校一位美术教师为田老创作了一幅油画肖像，一再嘱托我带给田老。我深知田老与人交，除了正常礼节于公于私都是君子之交，一向看淡迎来送往。但这幅油画是个小礼品更凝聚了我校师生的一片深情。我带上了它，但因为尺幅较大且属于易碎品不允许带上飞机，百般无奈之下，我只能向机场人员反复解释一定要带上这幅画缘由。最终，航空公司感动了，安排空乘人员专人保管这幅画，直到我下飞机取走。感动航空公司的是田老，不是我。当我把这幅肖像画交到田老手上时，田老很开心。同时，他握着我的手说：“我现在感觉更幸福了，因为我口袋里没有钱了，我的钱都捐出去做更有意义的事了。”再想想，为什么要送给田老这样一幅画？它代表了学校师生情

意，是最低限度的感恩，也和田老对“幸福”的理解相吻合。

能参透“幸福”的奥义一定会更加幸福。田老离我们而去了，悲伤与遗憾交织。田老留给我们的是一座慈善丰碑，一个诚善精神的富矿。我曾多次听田庆先先生说起田老的日常，也曾不止一遍仔细阅读田老的自传《我的幸福人生》，此刻记忆更加清晰。田老捐建的学校、医院、书院和乡村图书室有千百所，但他在接受捐赠的地方没有一分钱产业，也没有任何生意。他的第三代后人中没有一位从事实业投资，没有一人利用田老的资源声望获取利益，基本都是蓝领和白领，和我们一样过着普通人的生活。如田老长子田庆先先生，虽担任田家炳教育基金会董事局主席一职，却和田老一样，粗茶淡饭穿旧如新，携一只粗布包忙碌于基金会蒸蒸日上的事业。

我又想起，九十多岁的田老依然能一字不差地背诵《朱子治家格言》，诚善传家、人格高尚、知行合一，田老的精神深深影响了整个家族，也激励着我们勉力前行。

呜呼！千万人同悲之时，“田家炳星”灼灼于浩渺苍穹。先生已逝，精神必将长存。以此文悼我深深敬爱的田家炳先生。